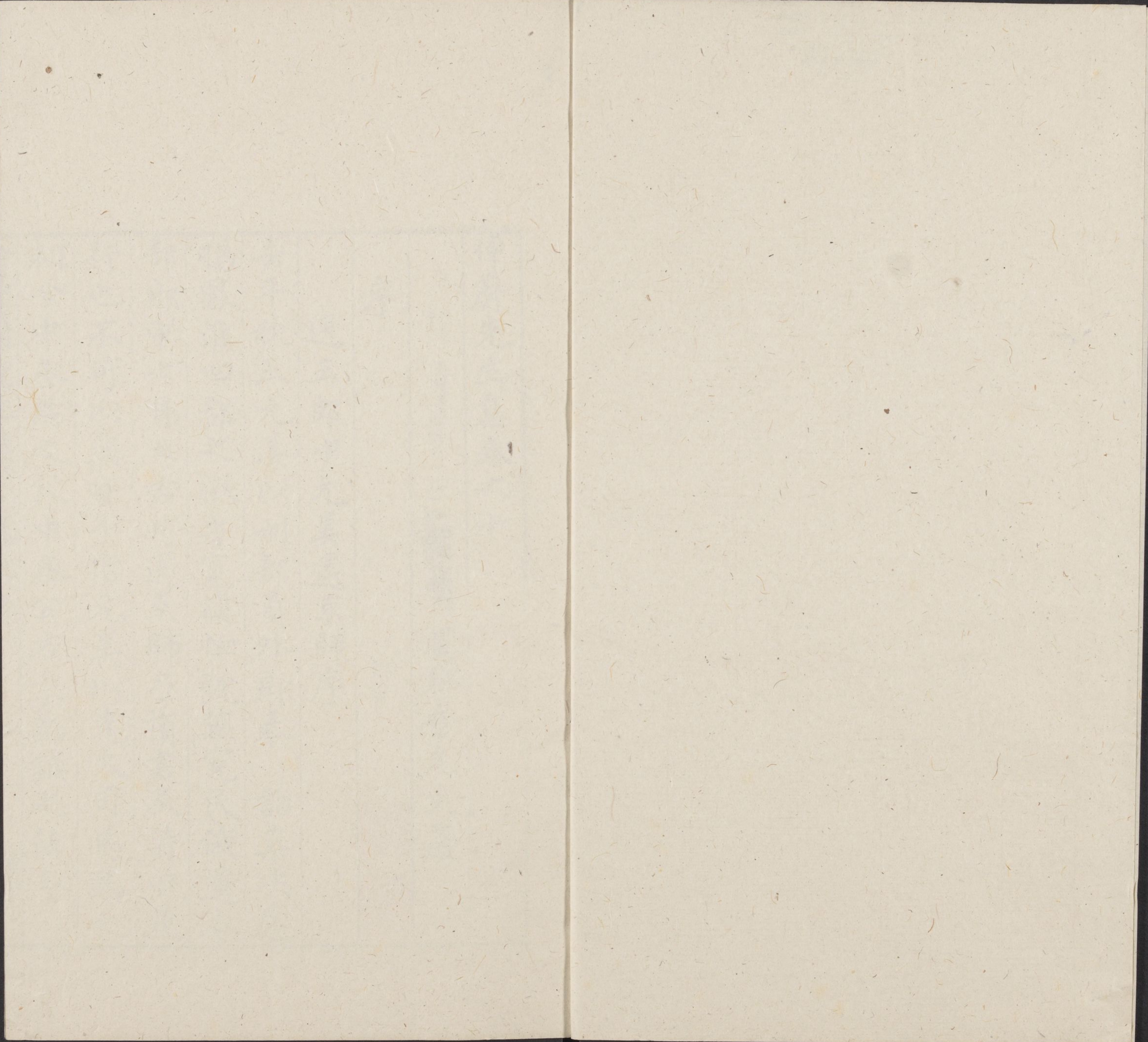


T 5417/8220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俞允文著

序

送王郎中元美還京師序



去年秋王元美以刑部員外郎奉 詔案決廬  
揚鳳淮四郡之獄平寬慎恤號無冤民俄遷本  
部郎中七月之吉將還京師乃捐書及詩曰是  
行也不可以無言予惟元美以先大司馬為之  
祖今中丞為之父中丞公方秉節鉞之任分

命在崇先生集卷之十一  
天子之憂具是文武芟夷荒夷誠開天心威  
愴日域元美即以寧覲溫靖有儀一時父子忠  
孝光於南諸侯元美妙齡登庸雋譽清劬而天  
與盛才蓄不盡發徃徃包徐孕劉出其所未嘗  
有雖三言之士當之者若睹睢漁而驟失其采  
游邯鄲而歸增其貌如余之偃蹇淪棄尚奚足  
云而元美乃獨遺去聲耀剪剔視聽與之窮詰  
極難追用陳古之道施之於言以為快然余自  
念偃蹇淪棄于世久矣若復欲推而引之于通

達之中斯不已過乎况元美纂累世之洪業承  
國家之寵數宜竭心公朝以熙贊休烈然後靡  
容暇豫奏瓊璫之響煥鸞龍之文協之雅頌與  
仲山吉甫之倫俯仰于天子之庭垂之昂彝竹  
帛令千萬世無乏其美不當與偃蹇淪棄之士  
高推雕蟲也於其行姑以是謝之

送趙庶夫遊武夷序

自越西南行千里始入閩閩之山水最勝聞最  
勝而初得者莫如建安之武夷武夷者蓋山谿

有仙人武夷君。瑩處漢武帝時。用方士言。祠武夷君其山。故云山與絕。崖壁剝削。全石無土。下枕回谿。谿有九曲。湍流折送。行二日。所始盡。谿路至是。山益深。負勢爭高。其遐恠極。無蹊徑可下。上人適閩。與自閩而來者。無不言武夷之勝。故有未至而慕之。慕之而力不能至。既至而弗能窮。好遊者咸以為恨。趙廡夫邃於學。而以恬引自高。又遠託慕於武夷。而王參軍君美賢而好奇。遂要廡夫以畢武夷之遊。廡夫喜。屬余叙

其事。余謂廡夫于武夷。嘗未至而慕之矣。今慕之而力復能至矣。其至也。必能振拔穢累。揭其天標。以釋余所謂向者之恨。以窮其勝。余甚喜乎其為言也。雖然。昔吳均謂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其山水徃徃使人窺谷忘返。閩之山水。最勝莫如武夷。又不知使人何如耳。且武夷君後世多隱淪。異人。余又懼廡夫之果有合乎而未知其返也。叙以送之。

送顧舜祥授四川鹽課提舉赴治所詩序

蜀山嶢嶢攏東大江道徑四塞鑿山而通又聞  
挾阻財容人行行皆仰側與霞闥起其下也若  
從雲墜而不知其所來反視故所繇徑則阮連  
谷迷如復無徑閣道離屬緣深迫高復有不測  
之谿鬱鬱浮浮目不可竟極過者徃徃為愴楚  
蓋古蠶叢魚鳧之國當井絡之次天地之外區也  
願舜祥方授四川鹽課提舉均輸成都嘉定等  
七郡三州之鹽將行或有稱蜀道難者余以為  
不然舜祥瑞飭而雅厚信而不薄與人敬而臨

事忠自能夷險一致而其先相國文康公又以  
弘度偉望為今天子所倚重者越有年載其子  
孫必不肯斂轡還車以急若事且王逸少言登  
汶嶺峨眉為不朽盛事而每馳心焉何則登培  
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湖之思若舜  
祥既受命茲土而又獲此偉觀能無情乎是行  
也於舜祥乎何有舜祥數欲余言余因賦此作  
為舜祥申別若夫脩牢益謹衡石均輸以贍國  
用而流味於四方使民知利之所利而不知有

俞仕學先生集卷之十  
害溢為嘉祥以熙聲天朝取介位紹前烈者則  
在舜祥而已余不得而贊焉

送狄博士之國子序

昔漢室之盛文帝尊鄉儒學乃因秦舊官置五  
經博士于時言詩則有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  
言尚書則有伏生言禮則有高堂生言易則有  
田生言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而後世傳業  
者侵盛公卿大夫士吏亦斌斌多學之士其或  
致書廷主位列九卿咸極其道而司馬遷獨著

之列傳以為儒林故博士之職于今日慎其選  
上察訓胄之重非通洽高行者不得由是任焉  
今狄君端厚醞雅簡質冲夷研討六籍屏居守  
志洵然不屈于世務以易中鄉試補青田學官  
能出其所有教授子弟灌溉深滌者五六年而  
青田今知有狄氏之學名聲大著遷南京國子  
博士君於斯任也可謂克讐其文矣余友國子  
生徐道潛是古而邃于學明先生之道而無所  
牴牾今為狄君門人方與天下之士就灌溉深



滌之下君又當出其所有發眇論於金馬石渠  
之署使天下師心曲學融結陶鑄咸歸之大同  
不亦盛歟于是教化之行繇內及外可以覃及  
重譯天下又孰不知有狄氏之學乎非若一邑  
一州之區區鑽仰而已若徒分行課日使生徒  
趨趨進退於廟廡之間而無所可否則何以率  
勵多士以風四方乎今道潛屬余為序以道君  
之行久矣因書此以并質于君而欲進之于儒  
林也

送周若蒙良醫之任序

汝南周若蒙讀書屬文四十季試於有司率不  
克讐其旨以為士固因時而建功之路不一不  
肯碌碌復俛首諸生間而以先世嘗受竒方入  
掌上藥遂去充良醫而游襄王之府以發其所  
蓄積朱弘甫文學厚於若蒙相與謀同游之士  
若干人屬余為序以道其行而惜其志之不遂  
也余故為之序曰古者裂土封建諸王為天子  
之藩屏故置吏自師傅下逮僚屬莫不慎擇其

人而漢時諸王多賢尤尊響文雅天下博聞強  
識之士亦莫不趨而歸之其時則有若申公穆  
生入楚賈誼傳長沙鄒陽枚叔游梁董仲舒之  
在膠西大山小山及蘇飛左吳八公之後之容  
淮南凡此數子足稱一時之選而諸王皆敬禮  
之而其國係以輕重名聲無窮焜燿王室今襄  
為名藩而聞王之賢不後於漢之諸王如若蒙  
之文雅其嚴君又以方伯之重碩德偉望有教  
誡之素其往也必克讐其旨而發其所蓄積王

亦必自忘其帝緒之貴而接道之有禮如數子  
者之在諸王時也非直以藥石針刺灸療而已  
而奚志之不遂也且枚叔嘗以楚太子有疾設  
七散之文以散之言太子之疾可無藥石針刺  
灸療之而宜以博聞強識之士論說要言妙道  
使之變度易意而其疾自去斯其言可謂醫之  
至良者也若蒙從事於斯則聲名之焜燿有日  
得無亟其行乎是為序

侍御史八閩陳公德政圖頌序

御史之職冠法冠衣繡衣在殿陛之上則簪筆  
以奏不法巡行風俗則糾姦別蠹以肅清違湯  
稜威所向靡不豫震古之所謂御史之職如是  
而已今八閩陳公以御史奉使巡行鎮常蘇淞  
四郡獨以為不然以四郡久罹兵戎旱潦頻仍  
加之此時之歛民之凋瘵寄命漏卮不且束以  
怕憲公至之日乃遂決去准繩開張維新之化  
以文德之掩昧也則弘誘以樂育之武功之急  
棄也則簡稽以振厲之黎氓之阻飢也則賑贍

以聚食之天札之淫至也則醫藥以療治之戎  
士之冗食也則按伍以汰除之骼骸之棄野也  
則榘櫛以掩瘞之囹圄之煩苛也則緩罰以宥  
釋之恩澤之不普也則竭忠以剴疏之公之忠  
悃憂勤履道而弗悖煦嫗仁薦秉德而能冲至  
於吏之貪墨有戕於民者則又不廢怕憲下字  
物聽上格天心由是靈潮翔涌乎糴舟雨雪不  
愆乎常候甘霖降於林樹醴泉出於川谷禎符  
之應穰穰而臻方之公雅避驄之謠文紀埋輪

命何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之秦茂如也。豈非古之所謂大賢歟。公既按部  
一年當復奏。天子天子嘉公之賢。復詔留公  
拊循誠此方之至幸也。茲以十月之吉言歸上  
都。士民不勝感德。悵慕之私。某猥廁諸生。謬蒙  
獎掖於公。是行其於感悵實倍。怕品輒敢倩上  
圖公之德。禎而系之以頌。以為使歸之獻。將俾  
媿美。往哲垂之。未今尤以見。聖主之得賢。臣  
政平而頌興也。

送歸開甫赴長興序

古之人其傳於後世者。以為非今之人所可及。  
皆過論也。熙甫明經行古之道。其為文以司馬  
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後為法。其為人恬淡敦實。  
淡湛簡素。口雖不能發明。有造次之才。然文敏  
而辨。其述敘事理。治亂成敗。若日星之照。焯白  
黑。不相混也。熙甫雖生於今之世。豈可謂不及  
於古之人耶。且熙甫非古之道不行。非古之詞  
不法。天下翹首歆其風聲。而乃數不讐於春官  
之試。往歲始舉進士。第次又下。不得居承明近

俞允彥先生集卷之十  
侍之列鋪揚謨誥之詞而出為長興吏使之煩  
但於薄書諍訟之間此殆古人之不遇時者也  
人謂熙甫必邑邑不懌而熙甫乃絕無芥蒂以  
為能自專使百姓乂安致中興之功而聲名施  
於後世者唯郡守與長吏也吾安用邑邑為哉  
是知熙甫之賢誠不異於余所云也余與長興  
徐子與善子與仁厚篤雅亦不欲為今世赫赫  
之名而又能知熙甫喜熙甫之蒞其地也數以  
書來言其民俗之所宜他日倡熙甫之化使百

姓乂安致中興之功而名聲施於世者必子與  
也是長吏與民之賢其道相濟而化實相孚非  
不遇時者矣又今刑部尚書晉江黃公嘗為長  
興百姓蒙其德立祠五峰山中子與屬王青州  
元美撰為遺愛之文余則丹書刻石熙甫之往  
也其可傳於後世者當不後於黃公余將操筆  
以俟而以告子與

送大中丞觀所周公赴江右治所序

三十有三年春惟茲狡夷弗諱弗柔褒其凶頑寇

我東鄙肆掠境內江南數郡之間靡沸而不可  
解列校緣戍屠潰者相望徵兵四出海內騷然  
煩費矣由是天子為之旰食公卿大夫勞於  
校笑時雖日勤致討而阻衆紀威未即殄殪公  
時以御史日膺誕命巡行大江之南監其軍事  
以董不虞夙夜罔懈乃弛乃張建忠弼之謀奮  
鷹揚之烈申弭明誓以速天伐且兵旱相乘倖  
羸狼顧千里之內化為寇墟輒復劉秦大飢上  
啓 天衷散其廩積以贍群枵是時民安寇遏

底有茂勛報勞未幾荐有督學之命敦懿博大  
之度弘碩潤粹之學進式多士聿觀厥成迄茲  
十有一載然仍罹大水寇害未夷百姓流離寄  
命漏剝而睿斷精專仍任公鎮撫兼之節制以  
還舊邦以綏衆志公尤殫竭謨猷潛機達變不  
矜不伐示德示威內輯瘡罷外摧狂醜殆於寢  
關罷警而常以居安慮危榮規伏能克嚴備豫  
屬者寇果以歲久弛備復凌風駕舶沿海內伺  
而不知我備既素臨戰之日曾不挫刃而倭斬

略盡所謂隻輪無返者未之過也士女恬嬉行  
旅驩通以為公真柄是文武之道施功德於民  
非一事一日而已咸相與肖公之像而祠之使  
無忘於世世古之方牀潔侮詩人歌之克國薄  
伐揚雄頌之而乏師模之重是公蓋度越二子  
矣今 天子增公之秩移撫江右將撥日以行  
咸復相語曰昔公之來若渴得霖若寒得衣今  
公之去是吾之飢且寒而失懷與衣也如之何  
其弗思余方荷公展顧之隆而公之道又得民

之深若此其能默默乎遂叙不腆之詞以為公  
西行之獻若其道大化光必當入贊皇猷比跡  
臯夔魏魏中興之績工言者將復秉筆以效旂  
常之書不敢贅也

濱州別駕金公五子字序

濱州公子大年四十始有子王太史繩武為文  
賀之曰昔商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欲為更取  
室而孔子使之齋毋為請留孔子曰無憂也瞿  
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濱州年過四

十復生四子人亦咸嗟異之以為濱州之克邁  
種德而太史有以發其祥也時太史名其子曰  
允成後濱州自名其四子 曰允殖允文允武  
允揚而命其壻蘄州別駕顧舜祥問字於余余  
辱濱州之知重以別駕之請不敢辭竊惟古者  
名以制義字以尊名亦所以釋石也曰允成者  
生而信能成其宗紹其世德且 協於商瞿之  
徵實天啓其胤而俾之蕃昌也 字之曰胤甫  
曰允殖者殖者滋殖也物之滋殖於土必有茂

美之華行之滋殖於躬必有茂美之舉宜字之  
曰茂甫曰允文者經天緯地以成其道則謂之  
文文不惟能育其身亦足以昭其憲於世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宜字之曰憲甫曰允武者  
夫武固不可黷而戡亂定國則非武不克詩云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宜字之曰定甫曰允揚者  
書曰明明揚側陋揚爾舉也君子負卓異之才  
雖居側陋之中當必為顯者之所爾舉終不以  
側陋而成遺也宜字之曰爾甫夫字固所以尊



名而釋名之義然德不成者則曷由以昌其胤  
行不殖者則曷由以茂其譽文不賁者則曷由  
以昭其憲武不克者則曷由以定其國才不卓  
者則曷由以副其備是字非徒釋夫名而尊之  
也而亦有規道焉今濱州五子咸頴惠駢秀而  
專於學遊僞造入國子彬彬有聲是必能知樹  
世業者也余遂以是字之復釋其義以規其成  
以符命名之意而書其說為序云

送邑博厚菴計君遷國子博士之任序

邑博厚菴計君頌表人也頌表去京師萬餘里  
累不第于春官之試直以跋涉回遠遂屈教茲  
邑君之志以為邑博職在清簡日與羣弟子聚  
而習焉將復益遠其學而知其詞必有合於春  
官之試而後已也居甫三年君實能以師道自  
任而弟子咸深身浴德以就其模範而不敢悖  
其師之教由是君之譽寢以聞於諸公間而亟  
有博士之拜時或以為君之志竟不獲伸才之  
大者果不獲盡其用也余獨以為不然昔司馬

命何厚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四  
遷讀功令及廣勵學官之路而至於興歎今博  
士在太學參訓胄之尊發跡釋疑俾濟濟多士  
率底於學以為邦家之賴所謂太平之原其在  
茲乎且方今國家急於用賢其于世也惟賢之  
是任而未嘗限其資三山溫公其資固不異於  
君也屬以御史為吳郡守再遷而為中丞受  
天子之寵命董節制之師以臨塞垣於國家有  
干城之重天下亦皆知有溫中丞是誠以賢而  
不以資也然其事豈遠哉今君有瓌偉博大之

姿通敏練達之識而又佐之以經術之醇雅其  
施於政也必能推弘其績自著美譽以贊揚中  
興之化如溫公者如是而君之志豈果不獲伸  
而其才果不盡用於世哉余既知君之賢重聞  
君之拜是職也然後知諸公未嘗以資限君將  
欲大展其才以為君發跡之始地君行必當酬  
諸公之所以望君者而不宜自少也余不敏輒  
叙其言以道君之行而因以為規云

賀太學君魏濬甫五十序

命作... 魏恭簡公以其道自振於濂洛之後號為大儒而光祿典簿公為恭簡從弟愷悌仁厚克恢世業雖躬處末僚薰然以長者之譽溢於士大夫之口若古矧向之與伯華兄弟之美豈不相媿乎今光祿之仲子太學君濬甫溫醇易直和粹夷雅交於世也未嘗有詭異之行讀書為文尤能探討奧蹟剌勵不怠而卒不克讐其志乃檢誨厥子並以才雋登造士之選心通而藝專識朗而志端知者莫不器異之而又歷聘名士與

之遊居以勤鏃礪之事父子彬彬劬其家法為魏氏良子弟信乎盛德之積有不誕昌其後者歟余以是知濬甫矣濬甫與余友善家邑西郭外信義里屬寇亂徙城中時從往來其仲子大用每以文字過余尤數今濬甫年五十而大用與兄大經請余言為其大人壽余生與濬甫同歲後濬甫五月而余跼蹐衡茨裒病荐至有子蓬髮厯齒惛惛不知久生之歡濬甫承世德之舊綏賢子之奉而又能冲退養真食服丹餌雜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蔣琮舟道遙園廬神完而氣適以永保性命之  
期余視濟甫有若遊於方之外者辱其請不暇  
自憂大為之喜而有慕焉濟甫豈誠樂乎遂叙  
其意以復二子以賀濟甫

送董山人歸將樂序

徐使君子與為汀州時始識董君於將樂君善  
畫往歲因延君長興君嘗為余圖狀圖成傳以  
示人人皆誼然相指笑以為酷似余余固不能  
自識其似與否至觀君所為與人圖狀無不酷

似亦不必盡余之熟識凡一與余邂逅接類者  
皆能使余卒然識之而知其為某也余尤自笑  
生且七十九年初不自識其狀一旦乃由君識  
之而歎君之善畫也且不特其狀之能似往往  
於其咲語動止無不寓之點染毫末之微君真  
能出於形骸之外而得其神矣夫神不可見是  
亦以神遇之也時余輒綴言贈君以優孟學孫  
科教事以發君之神士大夫聞余言者以為必  
有實徵莫不爭相薦後謁君圖狀而饋遺君君

俞仁齋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七  
遂久留吳越間而名益著今以其地多警毋氏  
春秋高即決然欲歸而別余山中衆推挽之不  
能得於是某等復請余言以伸睽離之思余既  
愴君之不能留而又嘉君有孝至之行非直挾  
其技津津自喜浮沉而專取資於世者也乃復  
目諸君之請綴言以道其行

送蘄州守滁州石侯入覲序

天子四十有一年春正月元日惟大朝會羣牧  
畢至考其行事殿最黜陟之以教勸沮由是蘄

州守石侯將奏最 天子其僚友吳郡顧君舜  
祥與古歙李君元峰方佐侯之理事必受成於  
侯乃集以侯之弘風長譽辟猶雕鶚之厲天區  
舟楫之汎溟海而其最于法當陟懼其去而無  
所模範也舜祥乃遺書千里屬余為文發其所  
以願慕於侯者且曰嘗出余所為文示侯侯即  
喜其有合於古願非余之言亦無以有合於侯  
私竊媿且幸焉而不敢以辭余惟吏治之近乎  
民而能興利除害還澆使淳者惟郡二千石與

州邑長吏而已故漢宣之世特重其選稱為中  
興今聞侯有夷雅端粹之德而持已廉公臨事  
敏察決訟不為苛細巧劫之法而獄無冤聲歲  
賦有期租無宿負屬景王之藩道經于蘄供張  
之費數以萬計所至郡縣罷於奔命而侯調度  
有經每事豫集吏民皆安舒不知有紛張促迫  
之煩侯亦蕭然洗手奉職而罕嘗自矜其能侯  
真賢哉矧侯博學嗜古尤以經術緣飭吏治俾  
民獲其利化醇而俗茂即中興之良吏無以加

也其往也必得上最以膺顯擢固不當久留  
蘄然蘄之民將復有上書留侯者使得賜金增  
秩久於其治而侯之來又可指期以俟舜祥姑  
無有邑邑於懷者敢輒書其所聞為送侯序以  
復舜祥而謝其所以遇知於侯者

送浮梁吳先生之任海寧序

凡士之舉於鄉會試禮部登乙科及下第者選  
授學官三年法得再試唯選轉它職則否國家  
將以博采天下之賢而亦以賢者之不必盡遇

命何原先生集卷之十一  
於一時也浮梁吳先生之不過於時也為學官  
於茲者二年矣側聞先生之於學也旁采博綜  
研幾極原日未嘗輟觀於書先生之於為文也  
含精漱腴搗藻擢穎煌煌乎參衆妙而獨得且  
貌恭而氣柔言確而行敦不飾矯以技異不取  
同而委隨學者尊之齊其進趨方將崇弘濟乎  
人倫行當賈勇乎甲科奮巨鱗而縱溟漲張勁  
翮而乘積風辭尺鷃於蓬藿謝涸魴於潢汙誠  
以先生之賢殆始不遇而終遇矣屬者監試頻

表甫竣事而遷先生為寧海令而又平限於法  
之所不得為以讐先生之志余由是益歎賢者  
之不盡遇於時其遇者又未必盡如先生之賢  
也且寧海海壖下邑島夷出入郊坰之際師旅  
之所蹂躪百姓駢跡而錯處其間如是者而乃  
以先生居之是猶驅驢駮而服鹽車也雖然賢  
如先生其於民也必能興利去害以覃安瀾之  
化弭境外之侵垂功德於遐迹曷足為先生少  
哉余弟兄濟承先生之德教乃徵士大夫之工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  
言為詩歌以道先生之行余素叨先生之知尤  
知先生之道光大始嘗以為先生惜終又以為  
先生喜遂書其略以引其端云

送朱憲曹赴閩臬序

言山川之勝者必西至蜀南至閩至粵始極焉  
然皆去中州數千里而獨閩為近閩雖左控瀛  
海右連百越而水陸道里之險阻于蜀粵惟得  
其十之一二焉故凡仕官而至于閩者稱為美  
仕孟春之吉憲曹朱君受命選部將南轅閩中

相與之士勝饑盛集具美乎詞余既辱君父子  
之知而媿無以貺遠輒敢申之以言而且以見  
君之是行也蓋不特為美仕而已惟君以文雅  
貴仕世其家自唐以來千餘載而于今尤為最  
著元兄太宰公有厚望為朝廷重臣端鎮雅俗  
子弟生而承馬奕簪纓之舊不知有黼績梁肉  
之榮咸恂恂有萬石君家法太宰之尊府侍御  
公君之伯父也亦嘗按節閩中德刑之政浹於  
來茲而君又以馴謹貞固之道克實敦茂出其



密畫贊是憲府以為賓僚之良必能光紹休烈  
以永永稱賢者豈特美仕乎云哉若夫山川之  
勝雖不欲昌志乎盤游當自得於豐暇閒逸之  
餘以蕝其歡愉溫麗之什他日有道余以聞之  
事所謂知吏事而能文者在君而已若曰不然  
吾不信也

贈大雲菴雲上人序

釋氏自如來初未嘗與中國通而迦葉摩騰及  
竺法蘭始以其經來至于洛下迄今已二千餘

季其斥而闢之者不可以數計然而王公大人  
以至秀行高德之士徃徃猶依慕而尊禮之者  
何也余以為釋氏之所以異于我者固無足論  
至其為道真能絕嗜欲出死生了性藏仁冥真  
隨順而與世之矜榮誇權競險闢進經營毫毛  
之後辟猶重昏之與朗照若釋氏吾庸盡斥而  
闢之耶此其所以同于我而能使天下依慕而  
尊禮之者非妄也余性多妄執而與時侵違獨  
于釋氏乃喜與之游蓋將嘉其所以同于我也

俞仲康先生集卷之十一  
若雲上人者服道於本郡之大雲菴大雲為集雲寺之別院廣陵南國之故趾寶曇法師之遺塔在焉地狹偏與景育幽竒古括交清添池環映信禪刹之名區也余與集雲性公為方外交餘二十載去來往復必經行焉且上人嘗師事性公智源慧辨兼闡藥方法趣玄超旁舍風雅有若斯人雖未必盡通其道殆所謂釋氏之秀也夫既以其地之勝而復有其人故余尤喜與之游焉郡之諸寺都緇缺負久難其任而上人

乃權示應身屈領是職于是文學之士與上人游者咸以為上人之為是也必能慎攝律儀堅持教戒依勾圓脩應形殊對演一音之教開六道之遺者矣豈徒然而已耶而吾凡與上人游者於言不可廢且以余能知上人與其道之非妄遂屬余為之言以寵其事

水東日記序

水東日記者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之所著也其書專於記事覈古綜今關諸軍國歸為通博

俞允文先生集卷之十一  
書凡四十卷以其書成於淝水之東名為水東  
日記云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舉  
進士拜兵科給事中英帝北狩六師陷土木九  
月郊王即位虜益屯逼都城公時屢奏封章皆  
當世急政尋轉都給事中山西右叅政監督宣  
府糧餉兼管屯田獨石馬營等處軍務公方有  
功於邊以父憂去戕英帝復起公表中令無遂  
服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至則徙征蠻  
府梧州兩廣接比要害處以制外蠻通鹽利令

商賈得出境市鬻憲帝即位轉左僉都御史巡  
撫宣州公至益開田歲歲增倍買戰馬千八百  
餘匹繕治屯堡七百餘所上嘉公忠勤且錄兩  
廣功賞賜甚厚遷禮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  
郎卒賜諡曰文莊公精剛經術練達制度廉恭  
孝友兼體數罷當版蕩艱危之秋而尤能奮忠  
言嘉謨以匡翼其主自初官通歷三十餘載更  
事三世凡國家大議無不關決於公眷遇甚篤  
然位不滿德年不迫老而諸公咸有不盡用之

歎公生平所居潔清門無雜客惟購書萬卷日  
耽玩以自願殆廢寢食故其宅所著述於諸公  
為多公之玄孫公煥文雅醞藉能遵其祖德因  
出斯藉屬余題叙其首遂謹述公之豐功偉德  
被于當時而足以儀範後世與著述之所詣匪  
若闕誕破碎以廣異聞而已

徐相公少湖榮壽詩序

皇帝三十有二年相國少湖公壽屆五袞某月  
某日粵惟誕降之辰某官謹合郡邑耆紳之良

某等相次為詩歌以致遐祝以某辱公之知命  
為序引不獲有辭起而言曰華封之祝聞于記  
傳眉壽之什列于詩篇展義陳詩有來攸尚今  
少湖公人倫龜玉朝佇龍鸞粹朗清夷宏通恢  
裕休聲播物俊德在躬久攄啓沃之謨上協都  
俞之美出入華殿師長翰林年甫艾期任隆槐  
位天之所賴帝是用休維岳嶽嶽昔表降神之  
慶維公赫赫日臨生甫之期丹莢全舒振柔莢  
于春甸綠泉初滿媚洲景于芳原欣萬象之榮

光采九臯之秀色關含紫氣呈潤黃明闢華堂  
以布筵汎霞採而極宴承雨露之殊渥睹鴛鴦  
之充庭過鈔響於行雲招長繩以繫日亦既醉  
止于昏樂兮况乃臺號黃金挹高風于千載京  
居白玉襲勝槩于三山熊經鳥伸不尚延齡之  
術蠟棲谷隱未為探道之精蓋將燮陰陽以若  
時贊化育而成務于彼黔黎之衆共躋仁壽之  
區斯誠屬聖主之欽明所以遂良臣之樂事近  
惟廊廟述敷瓊玖之詞遠及江湖迭奏寶篋之

唱盡寰中之盛典致天下之傾心無謝古人有  
如今日某等既辱公知又重其請敢以先馬拱  
壁之入操斤郢匠之明用約餘言編之右簡

### 辛黎詩序

黎故蠻別種也去京師萬里在南海中其地多  
高山巖峒途道阻阨危害不可羈縻而致其最  
獷悍者惟羅活不與他等羅活東抵榔温西接  
岐獠南襟椰根北枕鷓鴣廣延可三千餘里而  
瓊丹崖萬四州外環其壇十居其四且以絕遠

兵不能至往往剽殺將吏惡業罪稔逋逃天誅者四十有餘載今天子即位之二十年秋乃詔征蠻將軍安遠侯柳公珣帥師討平之仍命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蔡公經節制中權參戎將軍程鑒等為偏裨大發兩廣募兵十餘萬人分道並進粵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兵畢至羅活諸峒大破黎賊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墮阮谷間死者以萬數至明年春三月十七日而師還是役也後軍督府司教詹子中以秘術從征

安南事平復辟在柳公幕府參定計策而四會覃騰堯者時亦以拳猛義烈散其所聚數千金與子中募壯士出死力破賊與子中皆坐立功而騰堯舟覆竟溺死海中未幾而柳公又薨于是子中騰堯之功遂不復錄故子中情激痛騰堯以國事死終無以自明乃上書 天子刀筆之吏又抑蔽而不揚至今十五年矣士大夫聞子中者莫不為詩歌嘉歎之而子中要余叙其本末子中伯父與余善知子中從軍功多遂為

叙其本末且今後世知圖難忘死著功殊域有  
子中與騰竟也

平夷倡和詩序

明興垂二百年天下厭于承平守衛寢弛民罕  
習兵今年春閩海巨賊南連羣夷剽畧得氣遂  
分其衆浮海東行進攻太倉上海所過燒燔積  
死彌野百姓奔竄無所歸命聞賊能鼓刀如飛  
多以銳兵要擊取勝于時鷓冠袂服之後皆噤  
閉蹙縮莫肯出聞時惟郡別駕任侯素以儒雅

自飭一旦援桴誓衆奮其忠勇以為賊勢甚銳  
即不能困後誠難服遂提所部士卒數與賊遇  
且馳且鬪日夜嘗數十合然士卒散弱每至阨  
厄而賊亦稍稍遁去侯時身被三創益慷慨未  
嘗少沮以為兵不勒習無以立懂乃專勒習士  
卒與共辛苦所受犒勞輒分賜之且以祭死事  
之士侯性不習水險親擊權大海中以壯其氣  
戰罷引軍還壁侯獨單騎馳射為士卒後嘗有  
生俘抵嚙隸足侯怒立抉肉啗之以此士多感

激樂為之死故侯是役曾不幾時而散弱盡為  
勝兵萬夫熊熊齊其心膂以謀則順以戰則克  
賊眾挫刃力盡東鄙而又能焚賊寶玉以肅威  
稜分功戎臣以辭上賞此其行事過人誠不世  
出也且侯嘗移蒞岷山所居茹蔬飲水無異韋  
布片言剖劇洞若神明廉疑少息而侯實惠愛  
是以侯每過傳道經茲土士民徃徃感泣喜侯  
來歸願復留侯居守內地以至兒童稚齒皆知  
有任侯之賢人又言侯前嘗領縣其民皆刻石

頌德今侯於斯其功烈又如此漢之循吏莫如  
黃霸而不可使之將兵名將莫如李廣而不可  
使之蒞民而侯則兼之侯誠不世出也以侯之  
賢行其議於朝廷之上必能揚武除暴俾疆夷  
泥首遷情示天下中興魏魏之業而濡恩澤于  
無窮惜其兵微用卑日令與殘寇角逐驅萬  
死之地縱侯忠勇不世其于盛天子用賢之意  
豈不謬哉昔公孫昆邪猶能以廣泣請武帝方  
今有氣力者不少卒未有以侯名聞於上者何



卷之十  
廿  
哉比太學生紫秩京兆尹公季子也端謹好義  
能以侯所為軍中詩傳諷士大夫間聞者無不  
欣忭起立以為雅歌之遺遂相勉次韻為詩生  
因合為大冊仍屬某聯綴其事以申願慕之意  
竊念其疵賤不宜以枯槁之辭荒穢鴻烈誠以  
旂常竹帛之書庶必符於今日而亦以醜鶻冠  
袵服之徒齷齪竊祿位以自得而不知愧者

周憲王所模蘭亭序

周憲王所模蘭亭凡四種而豐君以為此五種

皆王所摹不知何也今所謂唐模賜本即太宗  
所得辯才本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  
王大臣者於時詢摹特為逼真即勒寘禁中以  
故人罕傳搨石晉時為契丹携往流落定武慶  
曆中韓忠獻公塔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示公公  
索石李遂瘞之地中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時  
守定武以石代翰匣寘藏于庫熙寧間薛師正  
出牧求者沓至乃剝別本應之子紹彭又模之  
它石剝損古剝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而定武

命何居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蓋有三本矣且古刻字微帶肉今所傳有肥瘦  
二種尤肥之謂瘦者真定武王順伯以肥者為  
真定武而肥者今亦無劉損紛紛似無可據褚  
遂良臨本則一在同州一在歸德同州本後有  
延陵之印而此則歸德本也休寧金君偶索書  
其後姑述其始末云

### 居庸詩序

居庸詩者給事頤公之所作也公名存仁字子  
竒嘉靖間舉進士為餘姚令以治行擢拜科

給事中到官不握齟同世之毀譽言事多持  
朝廷大體世之所不敢言者而公始言之公剴  
直忠勤無所顧忌不言終不已也故卒以言事  
謫居庸而此詩乃居庸時所作恐歲久散失曰  
命某校勘褒集之仍題叙其首竊惟古之為詩  
也本以言志也故觀列國之風可以知其政治  
之興衰觀一人之什可以知其性情之邪正非  
務為靡麗取飾嘗翫而已公之是作也因事附  
詞因詞寓旨大抵詞暢而旨遠雖竄身羈離之

俗環寇之區而未嘗有嫉憤怨譏之詞觀公之  
詞可以知公平生之大節處艱危顛沛之中能  
不失其情性之正斯誠不謬於古矣其不敏輒  
述其大略而為之序

荆谿唱和詩序

震澤之西有荆谿焉谿之上有連山從橫絕頂  
與壑積咀負勢愈深愈峻蛟蛇龍魚虎豹麇麇  
竹樹蘭茝宗生族聚而神魂恠魄淋漓氣靈精雲  
蒸嵐飛蓄洩雷雨萬狀不可名究恒杳若世外

徃徃隱人秀士咸喜託跡而遊其間既遊而出  
猶蹇產不釋其膝於心必為詩歌以發之余嘗  
至谿上留旬日惟得詩三篇卒不能竟其勝而  
還比上海顧舍人從義字汝和為谿上之遊亦  
復旬日所與唱和詩乃至百餘篇且其緣事附  
情鉤竒抉豔多出意外之語以相取高而未嘗  
見其乏思余讀之津津乎獨神馳乎是遊而媿  
其才之拙也于時與汝和同遊屬而和者凡七  
人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人姚昭字汝晦董孟陽

俞伯壽先生集卷之十一  
字子元馮遷字子喬朱察卿字邦憲妣遂字以  
良妣遇字以奇皆同縣人汝和方詣京師以書  
附子喬邦憲屬余為序而以未獲接顏為恨余  
既嘉歎汝和之才彦而又猥加意於余不敢以  
辭不敏遂為題其首而名之曰荆谿唱和詩云

題梁伯龍遊越中詩後序

余嘗以為遊亦有二道焉而皆寓乎勝其于道  
苟茫然也則雖登太山履日觀未嘗不若遵平  
壤而行掘堞間窺劉其脰之一毛也果何勝耶

而山之勝固鬱然也是勝嘗在山矣雖然余好  
為名山之遊久矣而卒不獲一至焉吾嘗夢而  
遊焉真若凌千仞之崖而逐乎雲嵐之表時固  
未嘗有山也而勝果在山乎是山與我乎果孰  
勝耶且吾未始遇乎山而徒以夢得其勝是換  
吾之空勝以超乎實也若必待與山遇而勝始  
出焉是又以目勝也則不若吾夢之猶有神  
之說者存也伯龍嘗有是勝而卒遇乎山以發之  
而又有藻蔚之什是能合其勝者伯龍真能遊

矣夫既與山合勝而即未能與之忘焉是猶有  
勝心也勝既合矣而又若向者之遊焉而未始  
茫然也則坐進乎道矣

贈王按察伯和序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於  
一塗天子仍有徵召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  
辟或從事能高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於經  
羅可謂至密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  
不遇之歎方今 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

止甲科而徵召絕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  
往往至於齒危髮秀偃蹇摧折蓬茨堀堞之下  
罕寄一命以攄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蘄通  
將無弗為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  
之資持端雅之度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為英  
詞以希世榮者有日而與之齟齬改隸太學爭  
雄六館之士而率亦未有合焉會屬者 詔下  
太學生有能以貲贍國即無論年資輒為破格  
受職咸以為士之不遇於此而遇誠不世之典

俞仲原先生集卷之十  
也伯和乃屈己應詔得按察知事其姻梁太學  
汝掄將往賀焉而問詞於予予曰漢之文學莫  
若司馬相如其始不遇也亦以貴為郎孝友莫  
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士之久困而乍逢  
其時不當復泥於一塗有若伯和之賢宜以科  
發而此典特為非常雖非其志殆所謂不遇而  
遇矣王大理允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紓組  
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  
也伯和嚴其家聲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才以

施於政必能亟起名蹟紹其休聲自出繩墨之  
外端在於此伯掄執余詞以往其誰曰不然已  
而曰然遂為叙而書之

華陽館集序

夫文麗昭天地之象辯名物之數闡皇王之道  
通神明之幽而敷為著述比興之作章施制度  
導宣民風積于中和化成天下而文之時義大  
矣然亦係於運之盛衰氣之淳漓才之偏專各  
因所長不能兼美苟能兼之而使之彪炳光耀

于世稱為偉人者厥惟大中丞江右賜山公乎  
嘉靖中公舉進士授宰吳縣以廉平理劇政以  
慈惠撫惇黎以察敏剔姦蠹名蹟飈扇旁邑歸  
高三年拜監察御史秉憲不阿謹言所奏關決  
大體是以天下服其節鄂遷南京通政司參議  
喉舌之任公有餘局既而出司文教士得師模  
顯蒙開通鄙吝滂灑濟濟興行咸就中庸恢儒  
之風播于羣聽累陟太僕大理少卿明慎端審  
務在哀蠲國無寃人有臯呂之理尋轉御史中

丞保釐東土糾督諸部不為吐茹振其紀綱以  
肅違悞比者夷寇漂入海壖復肆劫掠數年以  
來荆棘之野未盡安息重罹寇害靡所歸命公  
忠憤惻中建牙海上簡稽偏帥程寸量力出其  
驍銳口授成美漁茲弭令電閃霆擊揭竿而掩  
之曾不淹移子無遺醜腥沫澄晏萬里安瀾畎  
畝恬嬉以奠常業而公猶不敢自伐益固險備  
救寧其民 天子特嘉公勤勞寵賚增秩仍留  
舊任用光治久化成之偉烈於時和門寢闕改

俞仲皋先生集 卷之十一  
府優暇愈益研味經術游思文藝以極著述比  
興之旨故凡平時感物叙事講德匡時登覽餞  
勞為詩歌賦頌答問條教之文若干篇編次共  
若干卷勒為華陽館集蓋託名於嘗所游居之  
所見雅志焉而授簡其為序自其與弟某為諸  
生時謬辱公之遇親濯其泥塵於稠人之中加  
之拂拭使改視焉幸皆叨第接跡朝倫庶幾竭  
心公家以毋為公羞故受恩最深承命之日雖  
復逡巡辭不獲已竊惟公稟純懿之器蘊弘遠

之才包潤邃之學遭中興之盛立政立功罔不  
以文飭之藻身華國而所謂典謨雅頌鴻釀渾  
噩垂世作則者公皆根緒索源得其歸趣不若  
幽人畸士呻吟哀怨以散其噎鬱無聊之思於  
烟雲草莽之間偕時泯沒而已而公之是集也  
豈不偉哉至於公之它時近侍顯尊柄用文武  
與三事弼亮黼黻皇猷敷大宥審彞鼎之詞又  
非今日所得而濫述也

青蘿館詩序



嘉靖間余友徐子與以進士初官刑曹即有能  
詩聲故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山西按察使  
吳郡王世貞于時同官遂相砥礪聲益藉藉起  
矣處士臨淄謝榛故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  
為吏部主事荆楚吳國倫為給事中故刑部主  
事頌南梁有譽皆隸京師屬附之各竭所長以  
出雋語故刑部尚書吳興頤公應祥甚有重望  
善鑒人倫以為數子者並足馳騁古人當世不  
能儔也數子者亦復知余子與後自刑曹按獄

吳中特枉車騎歡猶平生禮出度外子與貌敦  
而氣和神逸而機清言辯而意舒愛博而仁至  
能令人出肺腑而不自疑予謂子與於人將無  
不歡然交通也然耿介之操未嘗隨時訕毀之  
聲得於異已尋出守汀州復補汝寧守左遷長  
蘆轉湖廣按察僉事今為雲南叅議由是溯大  
江汎洞庭浮漢沔出夜郎太華點蒼之竒峻昆  
明洱海之遐僻殊無隕葉冬有蓀花絕地窮天  
之曠恒落於荒憬幽渺之區此惟懷才羈離之

俞伯崇先生集卷之十  
士能專而有之。子與曰：是遂得徜徉寓其勝於詩，以泄其憤懣，難卒之思，而徃徃每出於常言之外。新都汪惟一師事子與，嘗繕緝子與所為詩，自初官以迄于今，刪取若干首，勒為六卷，名青蘿館詩梓之，而屬余為序。惟子與知予知子與者，亦莫過於余，乃為之序曰：夫道麗事而見事，曰時而行事，不行則鬱於志，志不達則昌於言，言之昌者為文，文之約者為詩，詩固文之蘊也。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非

卓犖之才，不足以贍其體，非玄解之會，不足以究其本。而子與之為詩，清雄冥暢，穠潤秀逸，遠有所託，近有所懷，興文成篇，意無乏緒。故知事適其變而言出於常理，會於玄而才究其美。昔詞英諸公若梁之任昉、丘遲、沈約、吳均、陳之沈炯、唐之沈千運、孟郊、錢起、並遞起吳興，而子與乃生於千載之後，誠能馳騁其間，斯亦豪矣。即數子者，又曷以加諸？因論次為序，而題其首。子與名中行，吳興人。

贈邵武太守江右古華賴公滿秩留任序  
漢史稱宣帝能重守令之選且令久任以盡其  
才而百姓皆相安其治故其時多循良之吏豈  
為中興乎 天子明睿濬哲冲年嗣位三事弼  
亮日圖至理以臻中興之隆而守令非選賢莫  
居由是江右賴公始以其官出守邵武夫邵武  
地周七閩有連山複澗之阻民俗狙獷而又經  
寇害瘡痍之後勢尤難為惟公之賢而為邵武  
也以端毅通亮之資包淵懿淹博之學開廡于

簡直之度加之以聰麗練達之才准古酌今首  
程保約之規不使其民之濇於俗濟寬於猛繼  
立條鞭之令必使夫刑之協於中其折獄也應  
物以誠罔設鉤距而羣情自歸其摘伏也臨事  
致果不施巧劫而大猾自屏春行於野則朱旂  
暢轂悠悠度正以省不足之耕而農以勸月試  
諸生則青衿玄弁濟濟相趨以展有餘之學而  
士以興以至剔吏胥相沿之奸損共張無絰之  
費刺期賦歛均一徭征繕葺闡梁更治道路周

命伯嘉先生集卷之十  
四十一  
丞掩骼夷難拯災凡事之有利於民者莫不舉  
而行之有害於民者莫不決而去之如我愷悌  
之風反其組纊之習扇以煦嫗之惠泯其愁苦  
之心行之三年郡以大治惡無不瘳善靡不彰  
境絕寃民廩有餘積財用肅給札瘥消弭古之  
所謂循良者何以加諸昔家君嘗守茲郡庶亦  
克勤厥職從民所安時丁寇艱而屬縣泰寧光  
澤未有城守志為經畫以固險備牧寧其民然  
去郡已十有餘載莫就紀錄而公獨追討舊績

創建三祠至方之國僑名父獲人屈已永示民  
則此又公之與人為善之大公俾士大夫之事  
業不湮沒於後世殆非循吏姒姒者之所及也  
公今滿秩復還治所其郡民知某州事陳君謨  
與吏民咸喜公之留得久被公之化而欲公之  
鴻名長譽昭灼遐迹不遠千里請言于余余兩  
獲觀公之光儀載獲聞公之美政非常而結於  
人者如此其容以不敏辭敢輒綴言比之謠頌  
以復其請以慰悅其吏民愛戴之忱抑恐治久

俞允彞先生集 卷之十 四十一  
化成遷轉非次即攀轅卧轍之叟尚何能滯公  
於一方邪穹碑岌祠表遺愛者自可計日將復  
垂筆以頌

### 薄䟽書序

夫假言以通心莫尚乎尺牘所以申獻酬便往  
復也而或稀闊數年曠隔千里慙慙綢繆之旨  
皆撮叙百言於盈尺之牘欲使之見事識情以  
次言面之歡誠文辭之不可忽者是故其體質  
其辭簡質貴覈而暢簡貴要而精太質則鄙大

簡則踈除其繁複以出殊采尺牘之旨也陳遵  
造次口占百封古今美之亦意足而止豈在於  
冗長哉至有鴻才巨筆而於尺牘多忽而不脩  
若卑於書記之任斯為劣矣吳興凌玄旻文學  
竒分天出雄志邁倫研百家之言搗瓌麗之藻  
而於尺牘尤極翩翩積久成帙命之曰薄䟽書  
按漢書應劭注赫蹄薄小紙也今稱薄蹄蓋互  
言之即尺牘之義也玄旻方剖劂之而以書屬  
余序引其端友人王百穀復言序玄旻書者已

俞伯生集卷之十  
十數餘家而以不得余言為少余言豈誠足為  
玄旻輕重哉不能辭遂書以歸之

汪禹又暨元配程夫人六十偕壽序

新安汪君禹又嘗見余所為文若詩于其同邑  
程于行氏以為有合於古不類於今之人去年  
春遂垂扁舟訪余敝廬又以余不為浮言譎行  
以要於時留一月始別去其後連得君書殷勤  
綢繆忽若晤對遂不知與君有千里之睽遠歡  
踰平生焉竊惟君性姿聰辯博綜經緯旁搜子

史百家之言為文刻意司馬子長比興之作尤  
翩翩殆無乏思比為諸生時即起長譽及隸名  
太學而司成秦公若陳公范公咸推重之不以  
時之齟齬軒輊君君亦自以為然一時鉅公如  
司馬汪伯玉中丞方定之方伯江民璞山人陳  
達父王仲房与為石友益弘通人之致狹世之  
近情放跡于黃山白岳間萬曆改元 詔徵賢  
良長吏以君應詔敷辟不就視之蔑如也君真  
賢哉而獨不遺余之疵謗而過為獎飭是君何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十一  
與人之厚一至此也且程夫人為少保襄毅公  
之後出自名族夙標懿範為婦能去攸遂有蘋  
蘩之美為母能均異出有鴈鳩之仁中外推賢  
允堪女憲而招胤懋孝神情醞藉藻思清越流  
聲士林克闡義訓今君與夫人偕壽六十數當  
一周將舉觴稱度金子志溟君之館甥以余叨  
君之知特謁余為引祝之詞夫以君之賢九應  
南都之試不登夫薦書抱成藝而無所施於世  
夫人之替德而不因以顯畚於彼者必豐於此

其躋享遐考永綏厥養天實有以祚之也祝之  
宜也其何能辭輒復綴其言歸之金子用申無  
疆之祝而書之為序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八  
四  
四



